

金 继 曲

段爱松

料也觉、人间无味。
不及夜台尘土隔，冷清清、
一片埋愁地。

——纳兰性德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人生缕曲

段爱松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缕曲 / 段爱松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594-2560-7

I. ①金… II. ①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65938号

书 名 金缕曲

著 者 段爱松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李珊珊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5

字 数 400千字
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560-7

定 价 55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献给 D. X

料也觉
人间无味
不及夜台尘土隔
冷清清
一片埋愁地

——纳兰性德

书中之书

李 浩

“我珍视你们，我就必须把活儿做得漂亮；我眷爱你们，我就必须倾我所能，把你们完美地献出去；我如此珍视眷爱你们，我就应该……但我从来不想主宰你们和我的命运。我只是一名隐者、菜农、屠夫、小生意人、逃亡者、罪犯……我就住在晋虚城南玄村，现在一文不名的村镇，却无时无刻不幻想着，地底下埋葬着一个国家的兵马……”

一个支点，或者是一个切口——我确实这样认为，这是通向段爱松《金缕曲》的内在幽暗的支点与切口，穿越了这个只容小舟才能通过的闪烁着波光的水道，便能得见阔大与豁朗。当然也就见到了波澜和紧张感，一个容有星际交汇和风起云涌的故事世界。

小说的阅读往往是一次充满着欣悦和冒险、温暖与寒意不断袭来的秘密旅行，而段爱松的这部《金缕曲》更是。你得先寻得这个支点，或者切口，才能侧身进入，才能真切地品味到欣悦和冒险。隐者、菜农、屠夫、小生意人、逃亡者、罪犯……在这部书里，它不只是一些象征的、不确切指向的词，不是，它导向的是复杂，是一个人所可能的身份背负。小说中，

“我”背负起如此多的有差别的身分，很明显，它属于建构在复杂之上的重量之书。

何况，这个身处于“现在”的我，还有和历史的隐秘关系。何况，这份隐秘关系还会穿越时间之维作用于我——我的警觉，我的逃亡，都和这一被穿越的时间之维有着密切联系，我，在被古滇国贮贝器上的金色骑马人所追杀。于是在故事中这个“我”的身上，不仅有隐者、菜农、屠夫等等身份的多重，还带有时空的多重，命运的多重，历史的多重。

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曾谈到，“不断从事写作，可能激发人的一种野心，想写出一本绝对的书，一本书中之书，它包括了一切，如同柏拉图式的原型”——是的，在段爱松的这部《金缕曲》中，我也看到了这份野心和努力，他试图打通古典、刚刚过去的记忆、现在与未来，将它们统摄在自己绘制的图谱之中；他试图探寻人的命运，人的历史根脉与未来可能，不变的人性之谜和多变的人性表现，试图谈论宗教、哲学与艺术，试图以充沛的想象为古滇国的存在与消亡寻找根由，试图从遗传学与社会学的角度……他试图包括一切，容纳一切，言说一切，并把强光打在一个人的身上。

二

是“我”在言说；是“我”在思考，体验，审视，感受，是“我”说出。

《金缕曲》，有一个大写的“我”在，在这个“我”的周围有一个言说的涡流，它流淌而闪烁。在段爱松的这部书中，“我”大约不是核心词，而“我的言说”才是，“我”的思与想，“我”的爱与哀才是。

它流淌而闪烁。无疑，《金缕曲》有一个良好的、丰沛的故事质地，它建筑于一个虚构的“晋虚城”上，建筑在令人紧张、让人急于知道后事如何的“追杀与逃亡”故事之上，建筑在时空穿越、有着各种欲解之谜的诡异神秘之上……从这点上，它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流行小说的故事质地：曲折，紧张，波澜叠生，曲径回旋，草蛇灰线……然而，《金缕曲》的小说魅力并不止于此，段爱松甚至对此进行着抵抗，他要的，是“纯正”的小说，是意味的小说，是具有现代性、丰富性、歧义性和先锋性的小说，是能够让自己将满腹的话艺术地说出的小说——因此，在《金缕曲》中，“我”的声音是那样阔大而喧哗，犹如一条充满着乐感的河流。

需要重审，在这部现代感很强的小说中，“我”并不是核心词，“我的言说”才是。“我”要面对的不是“我的生活和经验”，而是历史和宇宙，是人何以为人，是追问与哲思……是故，它不精心于雕刻“我”的形象，不精心于说出“我”的经历和生活，甚至，在“我”和古滇国之间的勾联之中，“我”如何成为这个样子都不能算是重点部分，段爱松创造性地为小说中的“我”建筑起的是多向位的话筒，有内置也有外置，它们，通过诗性的语词扩大化地传递出来——于是，“我的言说”充溢了整部小说。这，是创造性的，极有创造性的。它让我这个以为熟悉了现代小说的一切技艺的读者也颇感意外。

暗暗地，我拿它和史铁生的《我的丁一之旅》相比较。暗暗地，我拿它和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相比较。在他们的小说中，我共同读出了某种巨大的凝滞，故事在某个点上停下，细节的细胞、思想的细胞被放置于数万倍的显微镜下，那些细，那些微，那些时常被忽略和遮蔽的，在这里放大，直至成为庞然大物……

三

这部奇妙的小说，为“思”留出了延绵的空地，它甚至可以不断地繁殖。我发现，段爱松也有将自己的小说变成“智慧之书”的嗜好，部分章节，它甚至借小说“人物”之口，让思考和反思呈前，成为独特的一个声部。譬如，在“梦舞”一节，他让“林木”和“青铜”发生着对话：

林木：在我们根系所能抵达的地层，被什么掏空过？

青铜：我们铜族群的光华被躯体包裹的时候，黑暗拒绝了光明，默默潜伏在那里。

黑暗因此为地底世界创造了永恒的安宁。它伸出虚拟的爪子，并没有碰到任何埋葬地底之物，但却能够在种子冒出地面、向阳生长的繁茂躯干里，注入无限变幻的阴影。

林木：地下和地上，究竟隔着什么？

青铜：在你们生长的同时，铜族也在生长，只是人们往往更相信眼睛里的世界，因此你们不断拔高的时间里，我们却止不住往地下沉陷。人们的眼睛更乐意看到的，往往是高于他们世界之上的东西，自然在他们脚底下，

隔断了毫不起眼、甚至毫不知情的地下世界。

在那里，只有年轮，悄悄藏匿并清晰记录着这种隔断。用利刃截断你们的生命，和用炸药粉碎我们的身体一样，手握武器的人们都知道，怎样才能更好地让自己的身体，走在头颅的前面。

……我将它看做是契入的话剧，它为小说的文本建立了叙述的另一维度，甚至另一种声音。它脱离开故事的紧张，但同时又与故事的主声部在主旨上紧密地调和。林木问，青铜答，生长的问，沉潜的答——在它们之间的对话中，我读到强烈的思的性质，它，是有回声感的哲学。我之所以颇有耐心地引用了林木和青铜之间这样多的对话，旨在从另一个角度证明：段爱松在文本中埋伏下的，不是我们惯常以为的常识性、流行性、人人得以想见的那种“故作高深”其实又很浅薄的“哲学对话”，它有着极为丰沛而深泓的思考质地，而且它的所思所答既与文本有着无限的熨帖，又有更为普遍的追问。

将青铜，将消亡了许久才被发现的古滇国作为追问的支点，生存和死亡，什么是万物的力量之源，砍伐与重建的意义，才会在追问的擦拭之下有了淡然的闪光。

四

作为一种久久占据的文明，古滇国何以确立，何以曾蓬勃生长而后全然地消失，它经历了什么，它在历史中的经验与教训又有哪些，一种文明的消失何以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沉默着，被完全地遗忘？那，在消失节点上的个人，那些见证和经历着消失的个人，又会有怎样的境遇和内心？这一“消失的文明”有无一个回声的出口，谁，又来释放它在沉入地下时的最后呐喊？

进而，这一文明的消失是否会最后的消失？

进而，在日常和平静之下，那些不被注意的消失又是何以发生，它，值不值得我们和后人哀叹？

进而……

《金缕曲》是一曲有着悠长回音的挽歌。段爱松置身于他所虚构的晋虚城，开始他的重塑与挖掘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他从自我的身体里分裂出另

一个“我”，这个“我”推开时间的帷幕，成为故事里的叙述者与经历者，他以大脑的思考、眼睛的观测、耳朵的谛听、鼻口的嗅闻、双手的把持、双足的行走、血液的流动、经脉的穿插、骨头的构架等为支点，牵拉着读者的手，一同走向那条他所思考的、感吁的、有着疼感和快感的“救赎之路”。这条路，跨越了时间之维又在时间中消失，延展成一个微小的波点。

我听得到段爱松的声音。他的话语中，有缕缕的血丝。

五

“小说这个种类有一种无节制的禀赋。小说喜欢繁衍，故事情节喜欢像癌细胞那样扩散。如果作家抓住了小说的所有线索，那作品就会变成真正的大森林。因为小说是在时间里进行的，而时间是无限的。”——巴尔加斯·略萨的这段话我深以为然，而段爱松的《金缕曲》在我看来它部分地可成为略萨这段话的某种注解，我看到了繁衍，看到了大森林般的扩散。

更为让我欣喜和敬佩的是，在这部大书中，段爱松充分调动了自己的音乐才能，他极为冒险地为小说的叙述建立了多个声部，它的复调之多重甚至会让人目不暇接，多少有些小小的不适。

是的，每一种“新”、每一种探索都会带来或多或少的不适，我们习惯于习惯的样貌，习惯的叙述操作，习惯的思考和习惯的人性，而任何一种习惯都最终会落得平庸，在某种程度上讲是“小说的死亡”。小说的死亡，按照米兰·昆德拉的说法，并不是小说不再生产而是小说不再提供“新质的东西”。段爱松的《金缕曲》里充满了新质，无论在语言上、故事构成上、讲述方法上还是思考上，而最让我佩服的还是他的复调之多重，他对于话剧、诗剧和音乐的统摄性纳入。在第五部分，他甚至有意让世界上公认的五部伟大交响（海顿：G大调第九十四交响曲“惊愕”；勃拉姆斯：c小调第一交响曲“作品68”；莫扎特：C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“朱庇特”；柴科夫斯基b小调第六交响曲“悲怆”；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“合唱”）共同参与到他的叙述中，那种音乐式的丰厚让人耳目一新。

阅读段爱松的《金缕曲》，如果你能越过轻微的不适期，就会发现魅力和美妙，以及更大的吸引。

六

它是一部复杂之书，声音之书，语词之书，找寻之书，智慧之书。

它是一部拥有紧张曲折的故事，但又不被故事困住的多向之书。

它当然还是一部探索之书，冒险之书。

余下的，交给阅读。没有一种阐释能够替代对文本的阅读，我所做的，只是想向朋友们指认那些可能在阅读中被你所忽略的风景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第一部 鸵鸟肉	1
出 逃	3
饭 店	8
冷 库	13
老 屋	18
菜 地	24
凶 器	31
狗 仁	37
肉 欲	44
集 市	50
广 场	57
第二部 小 镇	65
把 一	67
背 果	74
小 滴	83
老 飞	90
巫 奈	98
憨 狄	106
酪 散	113
锁 梯	120
老 姦	128
包 菜	137
第三部 异梦录	147
惊 梦	149
游 梦	158

叠 梦	167
舞 梦	178
占 梦	193
铸 梦	218
旋 梦	247
驭 梦	274
迷 梦	286
织 梦	298

第四部 活蹦乱跳

脑 垂	315
眼 实	321
耳 虚	329
嗅 口	335
手 术	342
足 底	349
血 败	356
经 奇	363
骨 锁	370
影 重	377

第五部 葬 歌

父 亲	387
母 亲	393
妻 子	400
孩 子	406
姐 姐	413
哥 哥	421
弟 弟	429
妹 妹	437
骑 士	443
青 铜	452

跋:彼时的时间	460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部 {鸵鸟肉}

出 逃

我已多年未见到过他。贮贝器上，他骑着青铜色的牝马，四周围满了耕牛，两只锈迹斑斑的豹子正从地底飞蹿而上。我知道，他们都饿极了。他们在苦苦寻找，一身金黄色的衣帽，暴露了他们的位置。

我住在这个小镇，已记不清有多少年。在东南方，阳光穿过一片桉树林，稀稀落落照见青色的瓦盖，透过瓦盖间的缝隙，有几缕，时常落在老屋中央。

我看着这些鲜亮的轻飘飘的光线，随着我的思绪，一点一点移动，像那个一直在寻找我的骑马人，还有他的耕牛，他的豹子，他的金黄色。哦！就是这些一点一点移动的光亮，我知道其实是些脚印，发出从另外一个世界抵达这个世间的声音。我凭借耳朵是无法听到的，只有当我看着这些零碎肢解的光点，一步步逼近的时候，我才会不由自主地挪了挪位置。

地上全部都是些红土，那是我唯一的武器。我用它分散了追逐我的敌人，还有我的脚，穿着黑色布底的脚，是我的另一对耳朵。随着地面温度的变化，它觉察到了危险。就在今天早晨，它悄悄离开了我。也许是它厌倦了头上那对无用的耳朵，对的，就是正在被这些光线烧灼透红的那对肉乎乎的耳朵。

我想逃离的目的地，本来并不是在这里。

有一次，我梦见了波涛汹涌上的一叶小舟，忽然想起上小学的时候，白发老头扶了扶眼镜，大声读道：“江上往来人，但爱鲈鱼美。君看一叶舟，出没风波里。”随着声音扑面而来的并不是鲈鱼的鲜美，一股口臭，熏得我差点当场呕吐。

我急忙把头扭向窗外。老头毫无察觉，一大群声音随着他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他口中臭烘烘的鲈鱼。从此以后，一听到鲈鱼，我就像闻见死尸发出的臭气。也正因此，生产这种臭气的地方，无论是江河湖海，在我小小的心思里，一律都是不同形状的化粪池。

本来，我更早时候向往的地方，也就是从高高在上的蔚蓝色，变成了不断凹陷的屎黄色。不过，这也是好事，它让我想到了世界的另一极，黄色

的，冒着金子光芒的那一大片黄色；一点一点，吞噬世界的那片静悄悄的不朽之黄，不动声色地喘息。

它和我的心，是如此一致。它的胃口张得大大时，世界就一点一点退缩。它包围了口臭的所有领域：教室、广场、寺庙、教堂、集市、赶街的摊摊……哈哈，多像我奔逃的步伐，其实是为了更多地丈量和占有我渴望的世界。不过，另外一个金黄色敌人的坐骑，已经逼近。我必须有所警觉，赶紧收拾，趁着夜色，带上黑底布鞋，立马出发。

距离西关主庙不远的地方，隐隐有火光闪现。

我放慢了脚步。一条小河哗啦啦漫过黑亮的物质。我想，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？地上的水，总是白哗哗地穿过眼睛和肠胃。这么黑亮的物质，横在我前面的道路与火光之间，是不是骑马人豢养的巨蚺，扭动着身体，喷散着黑雾，想把我吓得退回去？

后面嗖嗖刮来一阵凉风，犹如青铜剑被奋力一挥，发出的寒光化作力道，削向我的颈部。

我打了个寒战。鬼魅般的一排排桉树，不知是不是被风掀开了一道口子。

小河之上，一座小石桥向我伸出了斑白的手。我犹豫不决，蹲在一堆土凸上。西关主庙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我，我却感到了某种异样的安全与温暖。我很清楚，里面泥塑的塑像，都有着菩萨心肠。

火光越来越亮，透过繁乱的枝叶缝隙，我被完全吸引住了。残缺的青铜贮贝器底座两侧，战争仍在继续。

冷兵器时代，身子和长矛一样都光溜溜的。一个人的臀部异常发达，他正把一柄锈迹斑斑的剑，刺进另一个同样臀部高高翘起的身體里。腿部因为用力过猛，一只脚高高甩起，像是要脱离身体的两把飞刀。另外紧握长矛的一只手，恨不得把最后的一点凶横，也刺进敌人的身体。被刺的人，半边脸已经脱落，身子随着被刺时的疼痛呈半蹲状，肩膀正好抵住贮贝器上部向外延伸出去的圆托，似乎奋争了几千年，他才得以保持这个永久的失败姿势。

贮贝器顶，平整的青色土地上面，人们燃起了熊熊大火。冒着绿色的磨掉了光泽的头盔的火焰，窜进我惊恐的眼睛。它虚晃一枪，摆开一场原始的饕餮盛宴。

我又看到了他，嘴边流露出金黄的笑。他的坐骑，青铜色的马匹不知道